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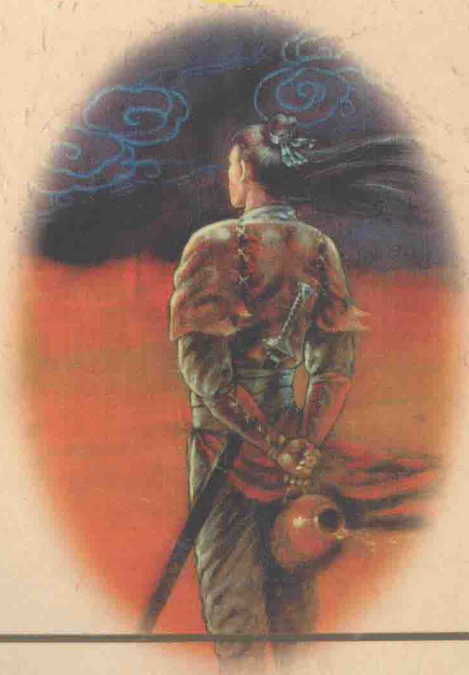
(香港)

黃易

◎ 异侠系列之

覆雨翻云

壹



黄易作品集 ⑭
华艺出版社

苗易

覆雨翻云

江蘇工業學院圖書館
圖書藏書

异侠系列

第一册

一至四卷

华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覆雨翻云/黄易著.-北京:华艺出版社,1998.2

ISBN 7-80142-053-5

I. 覆… II. 黄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02171 号

覆雨翻云

黄易 著

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)

(邮码 100010 电话 66736751)

北京经纬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/32 104 印张 2610 千字

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142-053-5/I·031 定价:168.00 元

● 异侠系列

覆雨翻云
之一

覆雨翻云

香港·黃易

第一章 末路豪雄

浪翻云步入观远楼二楼厢房雅座，恰是华灯初上时份。

观远楼在怒蛟岛上，属于小酒楼的规模。浪翻云爱它够清静，可以观望洞庭湖外的景色，所以这两年来成为观远楼的常客。

两年了！

自惜惜死后，转眼便两年，他也不知这些日子是如何度过，想到这里，意兴索然！

怒蛟岛在江湖黑道上赫赫有名，与赤尊信的尊信门，黑道大豪乾罗的乾罗山城，同被列为武林黑道的三大凶地。

这三股势力，主宰着当今黑道的命运。

有人预言，只要这三股势力打破均衡，合而为一，就是天下遭殃的一刻。

这一种趋势正在发展，确实的内情异常复杂。

怒蛟岛是洞庭湖上一个占地数万亩的大岛，岛上山峦起伏，主峰怒蛟岭，矗立于岛的中心地带。

怒蛟帮的总部怒蛟殿，建于半山腰处，形势险峻，易守难攻。

这等建筑，是与浪翻云并列为怒蛟双锋的右先锋凌战天精心设计和督建的。

接近三千的怒蛟帮众，过万的家眷，聚居在沿岸一带的低地，热闹升平。赌场、妓院与酒楼林立、贩商云集、胜比繁华的大都会，又俨如割地称王。

自上一帮主上官飞，以怒蛟岛为基地，在左右先锋“覆雨剑”浪翻云和“鬼索”凌战天两人的协助下，南征北讨，把湖南

湖北洞庭湖一带收归势力之下，其影响力借着长江东西的交通，几乎遍及中原。贩运私盐，又从事各种买卖，坐地分肥，使一般帮众，都家产丰厚，遑论头目级以上的人物。

有钱使得鬼推磨。钱也促进了这个湖岛的兴旺。

浪翻云对窗坐下，要了两瓶女儿红。

窗外淡淡一轮明月。洞庭湖水面波澄如镜，月色下闪闪生光。

秋露迷茫凝月影，寒斋清冷剩梅魂。

惜惜就是在明月迷蒙的一个晚上，欲舍难离下，撒手归去。

浪翻云没有流泪，他从不流泪！

湖内有灯火疾掠过去，浪翻云知道这是本帮巡逻的快艇。

近年来以四川、云南一带为基地的尊信门，在完成了对西陲的控制后，魔爪伸向中原，威胁到怒蛟帮的存在，形势已到一触即发的险境。

自惜惜死后，浪翻云从不过问帮内事务，现任帮主上官鹰继承父业，锐意图强，乐得浪翻云投闲置散，好建立自己的处事作风和新兴力量。

成又如何，败又如何！

纵能得意一时，人生弹指即过，得得失失，尽归黄土。譬之如惜惜的绝代风华，还不是化为白骨！

浪翻云心内绞痛。

长达四尺九寸的“覆雨剑”仍系腰际，这宝剑曾是他的命根，现在却像是废铜烂铁，对他没有分毫意义。

挂着它只是一种习惯。

一阵轻微的步音传入耳内。

浪翻云知道有高手接近。

步音熟悉。

一人推门进来，随手又把门掩上。坐在浪翻云对面的位置。

这男子容貌瘦削英俊，两眼精明，虎背熊腰，非常威武。正

是与浪翻云齐名的右先锋“鬼索”凌战天。

凌战天的身体刚好挡着浪翻云望向窗外的视线。

浪翻云无奈把欣赏洞庭湖夜月的目光收回，心内一阵烦躁，知道今晚又要面对险恶的世情。

凌战天今年三十五，比浪翻云少了一岁，正值壮年的黄金时代、生命的顶峰。

浪翻云望着这个帮内最相好的兄弟，想起当年两人出生入死，共闯天下，勉力提起精神，露出一个罕有的笑容道：“战天，明天你即要起程往横岭湖的营田属帮，我借此机会，为你饯行了。”

凌战天道：“你居然也知道了。”

浪翻云听出他语气中的不满。

的确是，若非为他打点日常起居的小郭告诉他，即管凌战天离去多久，他也不会知晓。

自惜惜死后，什么事他也不想知，不想理。想到这里，对这生死至交生出了一份内疚。

浪翻云温和地道：“放心去吧！我浪翻云有一天命在，保你的妻儿一天平安。”

当时帮规所限，外调者一定要把妻儿留在岛上，借此牵制部下。

凌战天面容一整，正要发言。

浪翻云一抬手，阻止了他说话，道：“休要再提，前任帮主待我等恩深义重，岂可在他老人家魂归道山，便反对他的后人。叛帮另立之事，不可再说。”

凌战天面容浮现一片火红，双目射出激动的神色，怒声道：“大哥，这个恕难从命，我们明天以后，可能再无相见的日子，心内之言，不吐不快。”

看到这个有生死交情的兄弟悲愤坚决，浪翻云尽管不愿，亦不得不让步，叹道：“你说。”只有简单的两个字，似乎连多一字

也不想说。

凌战天道：“恕小弟直言，自新帮主上官鹰继位后，不断安插像翟雨时、戚长征、梁秋未等无能之辈，把持帮务；一班昔日以血汗换回怒蛟邦偌大基业的弟兄，却一一遭受排斥；不是权力被削、调往无关重要的位置；便是被派予完全没有可能成功的任务，不幸的身死当场，较幸运的也横加上办事不力的罪名，以致人心离散。”他的声音愈说愈响，愈说愈激动，完全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心态。

一向以来，凌战天以冷静精明著称，可是在这个最尊敬的大哥前，他内心的感情象熔岩般爆发出来。

凌战天胸口强烈的起伏着，待得平静了一点，才继续说：“尤其自从上官鹰娶得乾罗那不知从何冒出来的女儿乾虹青后，更变本加厉；一方面加强排挤我们这群旧人，另一方面，又筹谋与这野心勃勃的黑道巨擘——乾罗山城的主人“毒手”乾罗合作，说是联手对付尊信门主“盗霸”赤尊信的扩张。其实乾罗这绝代凶魔，岂是易与之入，这样引狼入室，徒然自招灭亡。”说到这里，声音有点哽咽。

浪翻云一言不发，定定地望着杯内色如玛瑙的醇酒。

酒醒何世？

凌战天望着浪翻云，俯身向前，一对掌指按在桌面，因用力而发白，桌面被抓得吱喳作响，沉声道：“老帮主和我们打回来的天下，难道便要在眼睁睁之下拱手让人吗？”他的双眼喷火。

顿了一顿，坐直身子，道：“大哥在帮内的声望不作第二人想，只有你能力挽狂澜于既倒，怎可以这样地无动于衷？”

浪翻云一手握起满杯醇酒，一仰头，那酒似箭一般射入喉咙内，一股火热的暖流往身体各处窜去。面容却如千古石岩，不见丝毫波动。溅出的酒洒在襟前，亦不拭抹。

凌战天把心中积累了近两年的话，一口气痛快地说了出来，情

绪宣泄后，人也逐渐平复下来。

他知道若不能将这个与赤尊信和乾罗并为江湖黑榜十大高手之列的“覆雨剑”浪翻云振作起来，前途再没有半点希望。

凌战天续道：“三日后‘毒手’乾罗便会亲率手下凶人‘破心拐’葛霸、‘掌上舞’易燕媚、‘封喉刀’谢迟盘等，倾巢而来。分明要一举把我帮接管过去。”一阵悲笑，叹道：“可怜上官鹰那小鬼对付自己人用尽心机，遇到这等兴亡大事，却晕头转向，不辨东西，还以为平添臂助，可以对抗赤尊信那个魔君。分明是被妖女乾虹青玩弄于股掌之上。”

浪翻云闭上双目，不知是否仍在听他说话。

凌战天不作计较，时间无多，明天他便要给人外放，到了营田，那时鞭长莫及，只能空叹奈何，急忙续道：“目下乾罗惟一忌惮的人，就是大哥。我被外调他方，一定是乾虹青受乾罗指示下所为，尽量削弱大哥各方面的助力，届时大哥孤掌难鸣，还不是任人鱼肉。目下唯一生路，就是在乾罗抵达前，把领导权争取过来，怒蛟帮的生死存亡，全在大哥一念之间。”

浪翻云再干两杯烈酒，神情落漠。

凌战天愤慨的眼神，转为怜悯的神色，放轻声音道：“大哥！不要再喝了，自从大嫂病逝后，没有一天你不喝酒，尽管铁打的身子，也禁不住酒毒的蚀害。”言下不胜惋惜。

若非浪翻云这两年来意气消沉，全无斗志，乾罗和赤尊信等虽说是一方霸王，纵横无敌，亦不敢这样明刀明枪，欺上头来。

兼之现任帮主上官鹰乐得他投闲置散，好让他从容安排，弃旧纳新，建立自己的班底势力。外忧内患，使曾经雄霸长江流域的怒蛟帮，势力已大不如前。

当时天下黑道鼎足三立，乾罗山城以北方为基地，控制黄河两岸。尊信门则以四川、云南一带为据点，势力笼罩了中国西陲。怒蛟帮占据了中部地带，包括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肥沃的土地。

无论是处在北方的乾罗山城，又或在西陲的尊信门，若要在中原扩张实力，都自然而然要先攻克中原霸主，换言之，就是要先击败怒蛟帮。

但怒蛟帮昔日上官飞健在时，一代英雄，统率全帮，武功有浪翻云，组织有凌战天，极一时之盛。无隙可寻，稳如泰山。

自从上官飞五年前逝世，浪翻云两年前丧妻，叱咤一时的长江第一大帮，已是今非昔比。

纵使如此，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帮内好手仍众，若非新旧势力倾轧不已，凌战天不相信有人敢这样欺上头来。

浪翻云不理凌战天反对的眼光，再尽一杯，才把酒杯倒转放在桌上，以示这是最后一杯。

凌战天知道浪翻云给足他面子，心下百感交集。

浪翻云第一次把目光从酒杯移开，望向凌战天道：“战天，不如今夜由你我护送秋素和令儿，逃离岛外，觅地隐居。”他自爱妻惜惜死后，还是第一次这样积极地要去做一件事情。

凌战天毫不领情，一声悲啸，站了起来，缓步走向窗前，望向窗外月夜下的洞庭湖。

凉风从湖上徐徐吹来，带来湖水熟悉的气味。

窗外的明月又大又圆，一点也不似窗内两颗破碎的心，满怀悲郁。

凌战天断然道：“凌战天生于洞庭，死于洞庭。我若要走，就算乾罗和赤尊信亲自出手拦阻，恐怕仍要付出可怕代价。担心的是大哥方面，乾罗威震黄河，手中长矛，鬼神难测，兼之擅耍阴谋诡计……”

浪翻云恰在这时长身而起，走到窗前。

两人一齐望向月夜下的洞庭湖，这个生于斯、长于斯的地方。

浪翻云喃喃道：“还有多少天是八月十五？”

凌战天想起浪翻云的亡妻纪惜惜便是病逝于两年前八月十五

的圆月下，知道他忆念亡妻。

凌战天心下悲叹。

想他生无可恋，不自杀便是坚强之极。

这人才智武功，均不作第二人想，独是感情上死心眼之至。当下眼见多说无益，惟有尽力而为，见步行步而已，顺口答道：“还有五天。”

浪翻云沉吟不已，好一会才道：“战天，回家罢，秋素和令儿等得急了。”

凌战天知道他下逐客令，其实他肯听他说了这许多话，已大出他意料之外。无奈暗叹一声罢了，转身离去。

刚推开门，凌战天又回首道：“在岛南观潮石处，我长期布有人手快艇，大哥只要要在石上现身，便有人接应。”欲言又止，终于推门而去。

凌战天步出街外，夜风使他精神一振，回复平日的冷静机变。想起浪翻云昔日英气慑人，比之如今的颓唐失意，不胜唏嘘！

一人在暗处现身出来，是凌战天手下得力的大将庞过之。

庞过之坚毅卓绝的面容带着失望，显然从神色上察知凌战天无功而还。

庞过之人极机敏，绝口不提浪翻云的事情，沉声道：“上官鹰方面派人来侦察，都给我方的人截着。”

凌战天眼中寒芒闪动道：“若非我念着老帮主，便有十个上官鹰，也早归尘土。这小子也算了得，势力扩张得这般迅快。今次我们硬不给他面子，以后的冲突，会更为尖锐。”

庞过之面容不变，沉着地道：“正式闹翻，是早晚间事，乾罗一到，便是那摊牌的时刻，可恨在那妖女怂恿下，将副座你硬调外放，令乾罗可以在此从容布置，将我们连根铲除。”

凌战天冷笑一声道：“我凌战天什么风浪不曾经过，鹿死谁手，不到最后一刻，岂能分晓。”话题一转道：“明天离去的事，安排

妥当没有？”

庞过之道：“一切安排妥当，行走的路线，除了你我之外，只有曾述予一人知道。”

凌战天听到曾述予的名字，冷哼一声，似乎对这手下有极大的不满。

庞过之待在一旁，静候吩咐。

凌战天心道我纵横江湖，比现下更恶劣的场面，仍能安然渡过，岂会如此可欺，不妨等着瞧吧。

一轮明月，高挂天上。好一个和平宁静的晚上。

凌战天转头望向庞过之道：“过之，今次我们动用的人手，须有两个条件，首先应是核心阶层的人物，忠心方面无可怀疑；其次必须武功高强，贵精不贵多，才能在防止风声外泄下，发挥最大作用。”

庞过之道：“副坐放心，一路以来，所有安排，都循着这个方向发展，当然，曾述予唯一的例外。”面上出现一个诡秘的笑容。

凌战天道：“他是我们最重要的一只棋子。他不仁，我不义，也没有什么好说了。”说完凌战天望上夜空。

刚好一片乌云掠过，明月失色。

明天，名义上他要起程赴营田。

三日后，威震黄河的乾罗山城主人，大驾光临。

五日后，浪翻云亡妻忌辰。

所有事情，都堆在这数日内发生。

赤尊信的尊信门又如何，他怎会坐视乾罗吞掉怒蛟帮，他不来则已，否则一定是在这三日内到来，在米已成炊前到来。

风云紧急。龙虎相拚。

酒楼外的街道一片热闹盛平景像，一点也不似有即将来临的灾劫！

第二章 毒如蛇蝎

乾虹青坐在马车内，踌躇满志。

一想到可以见到乾罗，她便全身火热，阵阵兴奋，乾罗这号称无敌的黑道高手，对女人有一种惊人的吸引力，连她这个假冒的女儿也不例外。

一个时辰前她刚再踏上怒蛟岛，手下报告浪翻云和凌战天两人在观远楼商谈的消息。

她不惊反喜，连忙回府梳洗，把自己打扮好，才驱车往怒蛟宫见她的丈夫上官鹰。

在任何一刻保持最美丽的形象，是她媚惑男人的一种手段。

马车停了下来。

车门打开。

近卫在车前分两列排开。

这种排场，上官鹰最为欣赏。他认为大帮会应有大帮会的气派，排场是必需的。单是这项，讲求实际效率的凌战天等旧人便看不顺眼。

新一代试图争取新的形象和地位；另一方面，旧人坚持旧有的传统和规律，矛盾丛生，自是必然。

乾虹青轻摆柳腰，走出马车，顿时车外所有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。

乾虹青深明对付男人的诀窍，她虽然拥有一副美丽修长、玲珑浮凸的胴体，却绝不会随意卖弄风骚，反之她每一个动作都含蓄优雅，面上有种拒人于千里之外、凛然不可侵犯、玉洁冰清的

神情。

这样反而使热衷于征服女人的男人，更为颠倒。

愈难到手的东西，愈是宝贵。

所以当她们稍假辞色，他们莫不色授魂与。

只有那硬汉浪翻云是例外。

尽管以凌战天为首的一干旧人，和她是站在完全敌对的立场，但从他们眼睛在她身上巡弋的神态看来，也可知道他们没有一个不是对她有兴趣和野心的。

独有浪翻云例外。

他真是对她丝毫不感兴趣。

这不是说他对她视若无睹，而是当他望着她时，便如同看见一件没有生命的死物。

那种眼光令人心悸。

浪翻云身材高大，面貌粗犷。

皮肤粗黑不用说，双眼细长而常常带有一种病态的黄色，使人不欲久看。

可是在乾虹青这成熟而对男人经验丰富的女人眼中，浪翻云另带有一种神秘奇异的吸引力。他的确有异乎常人的卓特风范。

况且浪翻云虽然外貌粗犷豪雄，但头发和指掌都比一般人来得纤细。乾虹青知道这外貌吓人的豪汉，绝不如表象的钢铁模样，而是一个温柔、多情和细心的男子。

否则他也不会因妻子的病逝而陷入这样的境地。

无论如何，一般人都追求表面的美，所以粗犷的浪翻云有幸遇到一个极懂欣赏自己的妻子，钟情自深，以至不能自拔。

想到这里，乾虹青步进了怒蛟殿的大堂。

刚好一个人迎了上来，原来是怒蛟帮第二任帮主上官鹰手下的第一号谋臣和大将——翟雨时。

翟雨时面上泛起尊敬的神情道：“夫人回来了，帮主在议事厅

批阅卷宗。”

乾虹青露出一个微笑。梨涡乍现，秀色可餐。

她佯作娇嗔道：“这人也是，只要工作便什么也不顾，每天都这么晚。”她的语气亲切，但她却知道这令翟雨时更不敢接触她那会说话的眼睛。暗赞一声，这翟雨时对上官鹰的忠心无庸置疑。

翟雨时是上官鹰提拔出来的新人中之表表者，帮内资历虽低，却是位高权重。翟雨时感恩知遇，对上官鹰自然是忠心耿耿，于是成了上官鹰这新帮主的重要班底。

乾虹青心想，如果鹊巢鸠占，夺过怒蛟帮的偌大基业，第一个要除去的人，自然是名动江湖，被誉为当今最可怕剑手的“覆雨剑”浪翻云。第二个要除去的人，不是凌战天，而是翟雨时。

翟雨时一向反对乾罗的支援，不过名义上乾罗是上官鹰的“岳父”，疏难间亲，无可奈何罢了。这人精明厉害，又忠心一片，是心腹之患。幸好她深知乾罗的瞒天手段，尤胜毒蛇的城府，所以并不担心。

这时翟雨时的声音传入耳际道：“夫人若没有吩咐，属下告退了。”

乾虹青一抬手，阻止翟雨时离开：“今日入黑时分，浪翻云和凌战天两人密谈的事，你知不知道？”

翟雨时面容不改，淡淡应道：“两人份属至交，明天凌战天将外调他方，叙在一起说说离情别话，平常事吧。”

乾虹青暗骂一声。翟雨时所代表的新派势力，和凌战天所代表的旧派势力，对立的情况，于今尤烈，斗争无日无之。所以今晚浪、凌两人的聚首，若给凌战天把中立超然的浪翻云争取过去，翟雨时即使有上官鹰撑腰，仍难免全盘覆没、落败身死的局面。所以乾虹青不信翟雨时不比她紧张浪凌两人见面之事。

翟雨时这刻偏要装作若无其事，不问可知是待乾虹青笨人出手。

乾虹青心内冷笑，谁是笨人，可要到最后方知。一边应道：“翟先生所言有理，如此我不阻先生休息了。”

翟雨时哦的一声，显然估不到这一向仇视凌战天等旧人的帮主夫人如此反应，颇有一点失望。遂告罪一声，自行离去。

乾虹青心中好笑，往议事厅走去。

议事厅大门关闭，门前站了两名身穿蓝衣的卫士，他们胸前绣有一条张牙舞爪，似蛟似龙的怪兽，正是怒蛟帮的标志。

两名近卫一见帮主夫人驾到，连忙躬身施礼。

乾虹青影响力大，他们怎敢掉以轻心。

乾虹青阻止了两人通传后，推门便入。

议事厅中放了一张长十二尺阔五尺的大木台，四边墙壁都是书架书柜，放满卷宗文件，是怒蛟帮所有人事、交收、买卖、契约的档案。

一个面容俊伟的年轻男子，正坐在台前工作，他台前分左右放了两堆有如小山般高的文件，看来已完成了大量批阅，但剩下的，还是不少。

听到有人推门入来，青年男子不悦的抬起头来，显然不喜欢有人不经请示贸然闯进，打断他的专注。

乾虹青迎着他的眼光，露出个体贴温柔的笑容。

年轻男子一见是乾虹青，眼光一亮，不悦神色，一扫而空。

乾虹青走到他身后，贴着椅背望向他台上的文件。乾罗曾吩咐她要尽量了解怒蛟帮各方面的财军布置和操作系统，所以她从不放过这些机会。

一面看，一对纤纤玉手放在年轻男子疲倦的双肩上，缓缓按摩。

她的技巧甚高。

年轻男子停止了工作，闭上双目，面露松弛舒适的神情。

乾虹青以近似耳语的轻柔声音道：“鹰，为什么每日都工作到